

# 古罗马文学翻译中的“糅合”现象

○ 鲍彦

(南京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Contaminatio”最早出现于古罗马剧作家泰伦提乌斯剧本《安德罗斯女子》的开场词中,指将两部或更多希腊原剧“糅合”以创作一部罗马戏剧的创作方法。虽然“糅合”在古罗马时期未作为文学术语使用,但是因为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后世研究者不仅将其用于讨论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原著之间的关系,也常常用于讨论古罗马史诗的翻译与创作。这样的文学手法虽有“玷污原文”之嫌,但适应了古罗马观众和读者的审美、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同时推动了古罗马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 糅合; 古罗马; 古希腊; 戏剧; 史诗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10(2014)01-0040-03

## 一、“糅合”的源出

在文学领域中, *Contaminatio* 一词指古罗马作家改编古希腊戏剧时,将两部或者两部以上的情节“糅合”在一起。该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戏剧作家泰伦提乌斯(Terentius)的第一部作品《安德罗斯女子》(*Andria*) 开场词<sup>[1]</sup>中,“那些人反对这样做,说不应该糅合(*contaminari*, An. 15) 剧本”。<sup>[1]</sup>在他的《自我折磨的人》(*Heauton Timorumenos*) 开场词中,也明确提到“糅合”一词,“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散布流言说,剧作者仅仅编写了很少几部拉丁剧本,却糅合(*contaminasse*, Hau. 17)了不少希腊原著”。<sup>[2]</sup>

后来的古罗马文法家多纳图斯(Donatus)在注释泰伦提乌斯作品时,对“*contaminare*”和“*contaminari*”进行了定义。“*contaminare*”专门表示“用沾有泥巴的手摸某样东西”,“*contaminari*”表示“被不洁的手触碰过以至被弄脏或玷污”;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文学领域中,“指根据很多希腊剧创作出一部罗马剧”。<sup>[3]</sup>

然而,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contaminatio*”在古罗马是作为文学术语使用的<sup>[3]</sup>,不过,后世研究者在古罗马文学作品中,包括戏剧和史诗,处处可寻这一创作手法的踪影。现代的研究者也扩大了这一概念的最初指涉范围,不仅将其用于讨论古罗马戏剧与古希腊原著之间的关系,也常常用于讨论古罗马史诗的翻译与创作。

## 二、戏剧创作中的“糅合”现象

就泰伦提乌斯的六部喜剧作品开场词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基于两部希腊作品创作的至少有三部,《安德罗斯女子》、《阉奴》(*Eunuchus*)和《两兄弟》(*Adelphoe*) ,这也是泰伦提乌

斯最受欢迎的三部作品。他在这三部喜剧的开场词中均不同程度谈了他是如何“糅合”希腊原剧的。他在《安德罗斯女子》的开场词中写道“剧作者承认,他把《佩林托斯女子》中一些适用的情节移进了《安德罗斯女子》里,而且是像使用自己的材料那样处理的。”<sup>[1]13</sup>《安德罗斯女子》和《佩林托斯女子》都是希腊戏剧家米南德的经典作品。《阉奴》开场词写道,“米南德编过《献媚的人》,剧中有一个献媚的门客和一个吹牛的军人,本剧作者不否认他把希腊剧本中的这些人物移进了自己的《阉奴》里”。<sup>[4]30-34</sup>另一根据米南德同名作品改编的《两兄弟》的开场词谈到,诗人把希腊诗人狄菲洛斯的《双双殉情》中青年从妓院老板那里抢走了一个妓女这一情节,“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翻译”。<sup>[5]11</sup>泰伦提乌斯的《两兄弟》也是唯一一部糅合了不同希腊剧作家作品的创作。

事实上,当时的罗马文坛,改编希腊作品进行创作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只是泰伦提乌斯在遵循这一传统时,扩大了改编者的自由范围,不仅仅基于一部戏剧进行改编,而且还将其其他作品当作创作原材料,自由地使用。这样大胆地“糅合”古希腊戏剧,并不是赢得所有人欣赏的,泰伦提乌斯也受到了以另一位古罗马剧作家卢斯基乌斯(Luscius)为主要代表的反对派的攻击。在当时,剧本的开场词主要是用来介绍演员和情节的,但被泰伦提乌斯称为“那位心怀恶意的老年诗人”卢斯基乌斯应该始终都对泰伦提乌斯的创作提出质疑,以至于这位擅于利用希腊戏剧创作适于本土作品的剧作家,在每部剧本的开场词中都义正辞严地为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护,回应卢斯基乌斯对他的攻击。泰伦提乌斯在进一步为自己辩解时,指出“他们作这种批评时貌似精通,其实不正表明他们一无所知吗?他们指责剧作者,其实是在指责奈维乌斯、普劳图斯和恩尼乌斯。剧作者认为,是他们首创了这种

[基金项目]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SK2010018)。

[作者简介]鲍彦,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方法,他宁愿学习他们编剧时的自由态度,而不想仿效这些人的令人费解的忠实。”<sup>[1]18-21</sup>《自我折磨的人》的开场白又一次提到,“他有优秀的作家为榜样,他也可以采用他们采用过的方法写作。”<sup>[2]20</sup>这里提到的三位古罗马文学家都是泰伦提乌斯的前辈,其中奈维乌斯(Naevius)、恩尼乌斯(Ennius)与古罗马文学之父李维乌斯(Livius)并称为古罗马文学三大鼻祖。而普劳图斯则是泰伦提乌斯之前最受欢迎的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据称著有一百三十部戏剧,但是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一直受到质疑。古罗马文学家瓦罗根据普劳图斯的语言风格,判定确属普劳图斯作品的只有二十一部,此外有十九部也很有可能是普劳图斯的作品,其余均不确定。这些剧本中,“有的剧本是不经改动,直接套用希腊原剧的,比如《三块钱一天》(Trinummus)就取材于菲莱蒙的《财宝》;有些则将两部甚至更多希腊戏剧糅在一起,这样的剧可能包括《埃皮狄库斯》(Epidicus)和《俘虏》(Captivi)”<sup>[6]</sup>。

虽然泰伦提乌斯在他的全部六部作品的开场白中,都不同程度地谈到“糅合”,但是并不是所有作品都基于两部甚至更多希腊原剧创作。比如,剧作家只谈到《自我折磨的人》是“依据从未被人动用过的希腊原剧改编的”<sup>[2]4</sup>,只是“由原先的单一情节变成双结构”<sup>[2]6</sup>。这里的希腊原剧指的是米南德的同名戏剧作品。至于泰伦提乌斯为什么要“混合”希腊剧进行创作,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原因应该是因为他偏爱“双结构”。除了在《自我折磨的人》的开场词中明确表示自己设计了“双结构”,在《两兄弟》里,泰伦提乌斯也设计了“双结构”情节,表兄弟两人分别和两个女孩谈恋爱,一个是并不适宜结婚的妓女,另一个则是贫苦孩子。此外,文学效果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比如,《阉奴》“糅合”米南德最好的两部作品《阉奴》和《献媚的人》,“泰伦提乌斯将两部剧混合,以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sup>[7]</sup>。同时,剧作者将目的语观众的审美纳入考虑因素,试图创作出适应本土观众的喜剧作品。“罗马观众对于那些微妙的对话并不感兴趣,这倒是希腊观众非常喜欢的,有时候对话甚至冗长到了不恰当的程度。”<sup>[6]</sup>也有学者指出,因为泰伦提乌斯和小斯基皮奥集团之间的关系,他的创作受到小斯基皮奥集团的影响,倾向认为喜剧不仅仅只是娱乐观众,而且也宣扬社会伦理观念。这也受到卢斯基乌斯的指责,“泰伦提乌斯突然从事诗歌写作是依赖于朋友的才能,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天赋。”<sup>[2]23-24</sup>但也有学者指出,贵族集团的影响不应该过分高估<sup>[3]</sup>。

### 三、史诗创作中的“糅合”现象

其实,改编古希腊文学作品并吸收希腊文学精华正是古罗马文学发展的途径,与其说罗马文学发轫于希腊文学,不如说起源于对希腊文学的创造性地翻译和改写,所以也有学者将罗马文学比喻成“嫁接的植物”<sup>[8]1</sup>。泰伦提乌斯搬出奈维乌斯、恩尼乌斯和普劳图斯为自己辩护,其实,如果从广义的“糅合”角度溯源,李维乌斯也采用了同一创作方法。只不过泰伦提乌斯是将古希腊剧本混合,在一部希腊剧中加入其他希腊剧的情节和人物,而李维乌斯是借用荷马作品其他诗句,或是其他希腊诗人的诗句翻译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ia)。这种方法也许在他翻译古希腊戏剧的时候应该也有所

采用<sup>[4]</sup>,只是他没有戏剧译本流传下来,无法考证。

首先,李维乌斯会合并《奥德赛》中两句或更多诗句进行翻译。《奥德赛》第4卷557行:

νύμφη δ' ἔννεμεν ἐν μεγάροισι Καλυπσοῦς

汉译:在神女卡吕普索的屋子里

对应拉丁译诗为:

apud nympham Atlantis filiam Calypsonem

汉译:在阿特拉斯的女儿神女卡吕普索的屋子里

原句中,荷马并未称神女卡吕普索为“阿特拉斯的女儿”。这里,李维乌斯将原对应诗句《奥德赛》第4卷557行诗与第1卷52行诗及第7卷245行诗合而为一,在后两句诗句中都出现了“阿特拉斯多谋的女儿”的类似表达。<sup>[8]33</sup>而且,李维乌斯还会借用另一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诗句进行翻译。比如,译诗中有“萨图尔努斯的神圣女儿……天后”这样的表述指代朱诺<sup>[5]</sup>,建立了萨图尔努斯与朱诺的父女关系,但在荷马《奥德赛》的原诗中,从未称赫拉为“克罗诺斯的女儿”。克罗诺斯与赫拉的父女关系在《伊利亚特》(Iliad)中有所提及,《伊利亚特》第5卷721行诗写道:

Ἥρη, πρέσβα θεᾶ, θυγάτηρ μεγάλιο Κρόνου

汉译:伟大的克罗诺斯的女儿,高贵的赫拉

有研究者称这一现象为“用荷马翻译荷马”<sup>[8]51</sup>,《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两部作品中的诗句都在李维乌斯的脑中,翻译时,他会根据需要自由选择诗句。李维乌斯突破《奥德赛》原本,但并不完全抛弃荷马,他从荷马的其他文本中溯源,寻找更适合罗马读者的表达方式。这种大胆的翻译方法,无疑也是聪明而稳妥的,毕竟《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在语言风格上是相近的,翻译时相互的借鉴也不会给读者突兀之感,这也算是一个颇具启发的翻译方法。

但是,李维乌斯不仅仅利用荷马两部史诗的诗句为自己译诗所用,甚至将其他希腊诗人的诗句或者表达糅合进自己的翻译中。李维乌斯的译诗30行:

nam diua Monetas filia docuit

汉译:摩涅塔神圣的女儿教会他们(吟唱)

据考证,无论是在《奥德赛》还是在《伊利亚特》中,荷马从未确定表示缪斯(Mοῦσα)是谟涅摩绪涅(Μνημοσύνη),李维乌斯译为Moneta,摩涅塔)的女儿。但在希腊最早的诗人之一赫西俄德(Hesiod)的长诗《神谱》(Theogony)中却寻到蛛丝马迹。在《神谱》的52-55行诗“谟涅摩绪涅,伊路西比亚山的执掌者,在皮埃里亚与她的父亲、克洛诺斯之子交媾,生下了她们——忘却邪恶,缓止忧伤的众缪斯”和915-917行诗,“宙斯还爱着美发的谟涅摩绪涅,她生有九位戴着金色发带的缪斯,她们热衷于宴饮和歌咏之娱乐”,都是表述缪斯众女神为谟涅摩绪涅与宙斯的女儿的诗句。李维乌斯在翻译《奥德赛》时,将所掌握的所有希腊古典作品都为己所用,这其实更像在创作了。他所开创的这种创新的吸收古希腊作品的风气一直影响到后世古罗马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不论是在恩尼乌斯、西塞罗的古希腊译作中,还是在泰伦提乌斯的戏剧写作以及维吉尔的史诗创作中,“糅合”希腊原著,甚至将希腊原著和古罗马前辈文学家作品“糅合”在一起的例子处处可循。格马尼库斯·凯撒(Caesar)在翻译希腊诗人阿拉图斯(Aratus)的长诗《现象学》(Phaenomena)时,不仅

会借用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诗句,甚至还会引用他所欣赏的拉丁前辈诗人的诗句,尤其是维吉尔(Virgil)和奥维德(Ovid)的诗歌。<sup>[8]6</sup>

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第11卷492-497行,作者改编了荷马《伊利亚特》中形容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的诗句。在《伊利亚特》第6卷506-511行中,荷马用斗志昂扬的马来形容帕里斯:

ὡς δ' ὅτε τις στατὸς ἵππος ἄκοσθήσας ἐπὶ φάτῃ  
δεσμὸν ἀπορρήξας θεῖη πεδίον κροαίνων  
εἰωθῶς λούεσθαι ἐβρῆτος ποταμοῖο  
κυδιῶν: ὑψοῦ δὲ κάρη ἔχει, ὄμφι δὲ χαῖται  
ᾧμοις ἀίσσονται: ὁ δ' ἀγλατῆφι πεποιθῶς  
ρίμφά ἐ γοῦνα φέρει μετὰ τ' ἦθεα καὶ νομὸν ἵππων

汉译:

有如一匹待在槽头喂饱的健马  
脱缰而出,兴高采烈地踏过平原,  
惯常去那流水悠悠的河川洗澡,  
它昂起头来,鬃毛在肩上随风飘动,  
它仗恃自己漂亮,蹄蹄迅捷,  
把它带到那些母马常去的牧场上。

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第11卷492-497行,借用荷马的明喻,形容埃涅阿斯的主要对手卢杜里(Rutuli)之王图努斯(Turnus),但也加入了古希腊另一位诗人的诗句:

qualis ubi abruptis fugit praesaepia vinclis  
tandem liber equus campoque potitus aperto  
aut ille in pastus armentaque tendit equarum  
aut adsuetus aquae perfundi flumine noto  
emicat adrectisque fremit cervicibus alte  
luxurians, luduntque iubae per colla, per amos.

汉译:

就像一匹公马扯断缰绳,冲出马厩  
终于获得自由,跑到了辽阔的旷野,  
或是奔到一群牝牛在吃草的牧场  
或是在它熟悉的溪边,像从前那样洗了个澡,  
然后跳出来,把头高高昂起,兴奋地叫着,  
它的鬃毛在它的颈上和两肩飘动,像在戏耍。

在这段改写中,维吉尔描述了(马)头高高昂起,兴奋地叫着”这是借用了另一位古希腊叙事诗人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us)的叙事诗《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ca)中的诗句。阿波罗尼俄斯应该是希腊诗人中第一位描述战马“扬起脖颈”和“竖起耳朵”的。在《阿尔戈英雄纪》第三卷1260-1261行中,阿波罗尼俄斯用战马形容主人公伊阿宋(Easun):

σκαρθμῶ ἔπιχρημέθων κρούει πέδον, αὐτὰρ ὕπερθεν  
κυδιῶν ὀρθοῖσιν ἐπ' οὐάσιν αὐχέν' αἰερεῖ

汉译:

(战马)嘶鸣着,跳跃起来踩踏了地面  
还欢快地扬起脖颈,竖起耳朵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说明在当时,尽管有一些争论的声音,但是借用希腊传统来创作拉丁文学,已被普遍接受并且成为主要的创作方法之一。

#### 四、“糅合”的文学价值

古罗马时期,“糅合”引起了一些文学家的指责,现代学者们对于这一现象的态度也是见仁见智,在他们对“contaminatio”现象的阐释中,有些学者选择使用“叠加的形式”(form of a superimposition),“综合”(amalgamation)或者“整合”(integration)这样偏于中性甚至带有褒义色彩的表述,但也有些学者用“混杂”(mess about)、“草草拼凑”(patch together)甚至“掺杂”(adulterate)这些涉及“混乱”概念的表述。如果从“忠实”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文学手法也确实有“玷污原文”之嫌。但70年代翻译研究派的兴起,为学者们提供了不同的角度观察这一现象,更多的学者从当时的文学界风气、作者的创作目的和背景以及古罗马与古希腊的文学关系角度深入分析这种现象。所以,Conte采用了新的术语定义这一现象,将其定义为“整合喻引”(integrative illusion)。“在整合喻引中,两个声音契合在诗人新的声音中。它们常常协调一致,创造出因为内部共鸣而更为丰富的唯一表达。”<sup>[9]66</sup>这样的定义就避免了“contaminatio”一词的“玷污感”,给人留以破坏原作纯洁性的印象。Conte也指出,这样的诗学并没有玷污甚至践踏原作,反而“诗人们接受前人,将其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并对其负责。”<sup>[9]66</sup>Armstrong也评论说,“这一过程其实反映了古罗马作品是如何通过竞争保留、转变并反映古希腊文学纯洁性的。”<sup>[10]</sup>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泰伦提乌斯还是普劳图斯都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剧作家,而李维乌斯、恩尼乌斯和维吉尔也都是古罗马文学经典的制造者,他们的创作在吸收古希腊文学经典的基础上,适应了古罗马观众和读者的审美,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同时推动了古罗马文学的发展。

#### 【注释】

- ①本文有关泰伦提乌斯六部喜剧作品的开场词中译文参考王焕生的相关译文。
- ②R. Germany(2013)在*Andria*一文里指出,目前有很多关于“contaminatio”的讨论,但没有明确文献表明古罗马时期,它被定义为文学术语。
- ③D. P. Hanchey(2013)在*Terence and the Scipionic Grex*一文中对泰伦提乌斯与小斯基皮奥集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泰伦提乌斯的创作确实得到贵族集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小斯基皮奥集团的倾向,但他们的影响不应无限放大。
- ④根据古典学学者Leo的考证(Plautinische Forschungen zur Kritik und Geschichte der Komödie),李维乌斯翻译荷马史诗《奥德赛》应该在他的翻译后期。因为早期应罗马官方委托(公元前240年开始),每年都要进行戏剧翻译及编写供“罗马赛会”使用。而翻译史诗需要耗费长时间而且持续的投入,所以,判断《奥德赛》的翻译应在他的翻译生涯后期,更为合理。这一观点也得到另一古典学学者Marriotti的支持。
- ⑤李维乌斯翻译荷马史诗《奥德赛》时,采取了将希腊神名“罗马化”的翻译策略。这里,罗马女神萨图尔努斯对应的是希腊神克罗诺斯,罗马神朱诺对应希腊神赫拉,罗马神摩涅塔对应希腊神谟涅摩绪涅。

(下转第45页)

tions are inevitably partial; translation is partiality is not to be considered a defect, a lack, or an absence in a translation; it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he act.”<sup>[6]321</sup>

### III. Conclusion

A social context in which the act of translation takes pla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translators need to consider while carrying out translation assignments. The belief, prejudices, attitudes and views of translators may influence the translator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Keeping in mind what the social context is, what the functions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are and who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will be could help translator a lot in negotiating meaning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 【Notes】

①LOTE stands for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 【References】

- [1] Hatim, B., Mason, I.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London: Longman Pub Group.
- [2] Australian Protectionist Party. 2010. Primary Policies [EB/OL]. <http://www.protectionist.net/primary-polices>.
- [3] Fisher, S. 2010. Right Wing [M]. <http://www.answers.com/topic/right-wing-politics>.
- [4] Walsh, K. 2010. Australia's migration history [EB/OL]. <http://www.migrationheritage.nsw.gov.au/belongings/about-belongings/australias-migration-history/>.
- [5] Newmark, P. 199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 [6] Gentzler, E., Tymockzko, M. 2002. Translation and Power [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论社会文化环境对译者的影响

——基于对澳大利亚某政党成员招新广告的翻译的分析

柳莉

(重庆理工大学 语言学院, 重庆 400054)

**【摘要】** 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总是受到其翻译行为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译文是译者在某种社会文化环境下的产物。本文以一则澳大利亚保护主义党成员招新广告的翻译过程为例,探讨了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对译者的翻译过程产生影响。

**【关键词】** 社会环境; 译者; 翻译过程

(上接第42页)

### 【参考文献】

- [1] E, St. J. Parry. 1857. Andria [M]. London: Whitaker and Co., Ave Maria Lane & George Bell, Fleet Street.
- [2] E, St. J. Parry. 1867. Heauton Timorumenos [M]. London: Whitaker and Co., Ave Maria Lane & George Bell, Fleet Street.
- [3] Gowers, E. 2003. The Loaded Table: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in Roman Literatu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4] E, St. J. Parry. 1867. Eumuchus [M]. London: Whitaker and Co., Ave Maria Lane & George Bell, Fleet Street.
- [5] E, St. J. Parry. 1857. Adelphoe [M]. London: Whitaker and Co., Ave Maria Lane & George Bell, Fleet Street.
- [6] Cruttwell, C. T. A History of Rom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Death of Marcus Aurelius [EB/OL].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2wouVaKZxJAC&printsec=frontcover&dq=The+History+](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2wouVaKZxJAC&printsec=frontcover&dq=The+History+of+Roman+Literature+From+the+Earliest+Period+to+the+Death+of+Marcus+Aurelius)

of + Roman + Literature + From + the + Earliest + Period + to + the + death + of&hl=en&sa=X&ei=-QmTUqbEeafiAfAwIDgCA&ved=0CC4Q6AEwAA#v=onepage&q=The%20History%20of%20Roman%20Literature%20From%20the%20Earliest%20Period%20to%20the%20death%20of&f=false>.

- [7] Brown, P. 2013. Terence and the Greek New Comedy [C]//Augoustakis, A., Trill, A. A Companion to Terenc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8] Possanza, D. M. 2004. Translating the Heavens: Aratus, Germanicus, and the Poetics of Latin Translation [M]. New York: Peter Lang.
- [9] Conte, G. B. 1986. The Rhetoric of Imitation: Genre and Poetic Memory in Virgil and Other Latin Poets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0] Armstrong, R. H. 2008. Classical Translations of the Classics: The Dynamics of Literary Tradition in Retranslating Epic Poetry [C]//A, Lianeri, V, Zajko. Translation and the Classic.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